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八至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騰錄監生臣史映彩

騰錄監生臣汪兆鯤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二十八

義士

杜府君墓銘

宋滿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為金陵人君苦學有才氣能為詩元重紀至元

中張文穆公起巖為河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願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噩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沒服喪合於古禮聲問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為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為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居之儒

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
君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
恭方醉卧衆怖懾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
年數十輩為出其篋筭寶貨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
其死乎隣人陳鼎舉室死於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
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大兒則陳氏絕矣卒為抱匿他所
以免吉之運部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
號泣莫為計君憫之為貸於大賈以償之吏德君以物

來謝君却之蔣山僧為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父邦乂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人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為義多類此君嘗攻鑿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與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

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鐘家山夫人劉氏
祔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華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
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得晉人
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環與余交頗
久以銘為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
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策掩面陽
為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為所見況望其
拯恤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之君子者矣烏可不銘

之以為世勸乎君所為詩凡若干卷藏於家銘曰杜裔
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
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為文五色有煒孰非公鄉
接跡交軌彼徼其權權銷志阻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
服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
起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
知左孫右子斯起人為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
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蕭師文墓銘

解縉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於吉之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
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丞相
由是得脫去鄒瀉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
相勗冒白刃以為榮吉水倚富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
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羨
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迺無之丞相傳云空坑
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而已盖宋史作於元盛時

故於丞相事特誣漏至於丞相求為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足為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不辨也文琬南唐御師大夫儼之後倚富之墟儼之墓在焉文琬上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流風故存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以勗之文琬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祥字元佐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其鄉鄉導官軍舉宗血戰賊每望其風而靡元叅知政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有劇賊擁衆萬

師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憤圖掘其先墓以逞師文
與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墓中遺骸身
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義節孝類
如此誠有光於文琬常恨不得主帥如文信公者與之
一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鄒瀨輩下哉惜
哉守吉安者財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為無
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賈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
率壯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贛亦奉身歸第口不

言功子因蕭氏重有感於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於宋
史之謬也考之元史又獨著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
豈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法無智畧其死為人所逼
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
而隱顯若此可勝嘆哉師文容貌儒者直諒敦實家富
千金一門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庭無
間言撫兄弟之孤逾於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食前
方丈考鐘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為侈遠宗貧鄉

人調卹之備至其卒於外而子扶觀以歸吊哭之聲震
天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施於後世矣其母彭
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繼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
郁早卒士柔字時徽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英聲海
濤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沒於洪武
辛酉二月六日葬里溪陵之原前葬里之下嵩今改卜
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為表特
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為狀也士柔好學善為詩少時嘗

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文兄弟之高風英
傑豪偉之氣尚凌屬於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
故為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溪陵有原青烟盤盤
其瘞璠璣采雲團團瀧江之濱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今
其子孫食報久長怵惕霜露有此蘭蕙接其榮光義烈
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象其賢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死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

起推埋剽竊之徒亦相扇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居邑之雩溪世為士族於是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三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叅政全普菴薩里開分省於贛命張萬戶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巡檢叅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

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飢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
弟大遠馳騎請兵於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稍
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
遂被擒大遠走吉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某使
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洲河
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蹙之遂
擒大遠兄弟同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
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姪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

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人
我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
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
義之澤未艾也然其老長閒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未
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
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葬或無以嗣其後蓋盡然傷之
疑文遠之再從曾孫項城令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老
長而有慨于其心乃即雩溪大塘口之原開兆域營冢

壙倣禮各為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日招其魂而葬
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畝以供歲時祭祀曰死者有
知庶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宄縱
恣善柔多隕於非命有能奮力以討賊而舍生取義如
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
於既久之後而為之歸使祭奠有所如疑者亦少矣然
則彭氏其誠能篤於義者哉是皆可表也疑來京師因
其姊壻督府經歷項斐求子言欲為之書使歸而刻諸

石凡葬者之名諱次第則備載於碑陰

江君文博墓誌銘

熊遇

國家都燕去蜀最遠吏治不能比中土今縣都委積倉人粟人之藏趨文具而已然勾稽法嚴司牧者卒欲賙民之艱厄單出里覈之非可朝夕獲也聚野粟者大抵富民耳旅師不能與其權無以通材行平輿積施之政即能與其權而亟奪富人其心未厭矣往時蜀卓孔程鄭之徒富擬封君隱民皆取食焉以其擅山澤之利周

官數以富得名蓋是也然與今力田服賈者異責彼於此是曷可易云哉嘉靖元年以來蜀凡三歉其始戊子巳丑部使者勸發民粟而太平江君文博與其父凡入粟千五百石部使者上其事鬻爵格及等當授指揮使銜文博曰陰德者非明星也吾與受級豈若行吾志哉吾世為民耳謹謝還受文博起農商非如卓孔程鄭有所擅利嗜為文博不難乎其後吏疚于安富丙午民遂困甲寅之歉富者且或不能自活無以受廢棄故文博

之卒行野有哀者矣文博名溥姓阮氏其始湖廣麻城
孝感鄉人元末避南鎖紅巾亂入蜀家太平壩遂為常
順縣人高祖德七配江氏曾祖文仲從母始江姓祖琦
父志鑾故儒生也母陳氏少從其父操竒羸往來蜀秦
間比長代父事秋冬暇則泛舟下江陵睥睨映洲渚間
科頭而起解纜行伸手作勢招長年白浪中與相應夜
呼囂驚盜不稍稍息遂貿布幅揣其長短工苦偵所往
媿惡赴之握筭觚上下循緣計盈縮蓋三十年而以貲

豪矣以故喜周窮乏建寺飯僧以為佛事如是資其庶弟鶚鴻鵬學輒推分與之撫其遺甥陳良文猶子也異母妹適榮昌人李垣亦多周之財有養子凡數人皆列產焉文博好有所揆作隅牖阿桷豐殺中程旣浚丹獲莫不克壯以奉其所嚴眈其燠涼以節宣以無不敬事庶母王有禮其孝友非得於竿牘盖天性也文博晚始舉子即能教五歲則外就師傅擇有文譽者厚禮之其後汝峨汝岷相繼為庠弟子員越明年峨為廩生遂以

明經壬子鄉舉第三人岷如京師送三十里外命曰吾
老期見爾建大業光門望也比歸文博曰與我承三年
懽寧計不第哉性喜奕岷圖娛父則列局爭道喧聲四
聞崇酒稱懽養以為樂人曰精用而不竭壽徵也五月
朔與客奕棋多稱病明日病即卧不起問之曰病得之
飲食耳吾且待二子齊鳴俎豆足憂耶五日治命子孫
以耕讀勤儉名諸親族別八日訣曰吾明日歸矣明日
竟卒文博與人無長幼貧富資和以咻煦之不干官府

法氣剛辭不徇人鄉隣有爭輒為平解之又緩急相倚
故里人盡傷非苟然也是宜為之銘

銘曰攫之以為豐已不已而又豐之耿耿乎其似不忘
也浚之以為深已不已而又深之茫茫然其似夢也身執
其勞而息其艱乞之則構迫之則鬪胡可攘也異人同
情蓋其常也望室而喙如或息焉災而充然如或陰焉
猗嗟江也不易方也是以昌也龍坪蛇蟪封若堂也后
千百禩過者軼之而讀斯銘終允臧也

桐鄉少府戴君墓誌銘

魏良弼

萬曆二年歲甲戌夏五月戴君二孤將葬厥考於馬耳山祖隴之原謁予請銘其墓庶永永有光也予愴然思少府逝去蓋嘉靖己未六月計今十有六年予從叔為君姑夫者舍予去今亦三年餘矣少府美風度白哲朱顏衣冠濟楚惟是欠師友予謂十室忠信蓋公之類云俯而就吏非其所安設使得師友造就其所進立當出儕輩遠甚所得與其儀表裏兩稱矣嘉靖初世宗皇帝

御極勵精圖治議禮制度凡祖宗有未備及備而未協於義者孜孜求言以規制作之善予時謬充補闕出入禁闥期以將順匡救盡忠補過報國時有獻納荷蒙採擇施行然亦時有犯顏廷諍事預國典者不容不直輕則辱罵呵斥或奪俸重則逮治拷訊甚則廷杖怒始泄尋復追悔竟不黜落亦足徵聖德之有在也夫以狂直戇愚之性事聖明濬哲之君加以七八年之久昧於進言中間批鱗蹈尾履危冒險蘇子所謂魂飛湯火命如雞

者何日忘之也聖主賓天戇臣猶幸苟全故是聖主優容向非海內異姓同志兄弟若南野念菴龍溪克齋諸公等及公與陳公曜羅君顯等分班夙夜護持供理藥物其登鬼錄久矣何能有今不然斃於杖者豈少哉況予么麼屢經下獄杖亦不一次今銘君墓追憶四十年前患難不覺吞聲飲泣重有感傷君如有知當知予之懷抱山之高水之深也自是薦紳多知君君亦知所立予罷官南歸君亦與陳君相送至灣予尚病杖瘡泣別

以為不復再見寧論今日然自是即落落不獲如在京
朝夕過從也詎意今日復能銘君墓乎少府世居戴坊
遠有端緒在宋有為評事者焉官於桐鄉聞古朱邑高
風知所樹立補任山東掖縣捕賊海傍而倭夷突至則
領兵設伏出奇大破之斬獲甚衆蝗為苗害君率民禱
而捕之歲獲豐稔民皆悅之君可謂獲上信下以此從
政何崇卑之有人言五十不稱夭君年六十有二是壽
杖於鄉也恩榮一命惠流兩邑貴加於人一等矣桐鄉

移祿以養親在行年五十之後有終身慕父母之孝復
何恨焉予為君銘亦為君歌銘曰錦水戴坊來自剡江
中有吉人孝友義方祿為親移仕以民康遁跡洪都徘徊
溧陽桐鄉桐鄉官不卑慈祥豈弟民依依眾皆胥溺
君拯之掖縣少府行春早盜息民安書上考抑民食蝗
心何狡襲擊郡倭震海島毋以我公歸我公歸兮民有
殍馬耳氣勢低復昂山迴水遠堂若防卜云其吉終允
臧會見德厚流清光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墓文二十九

義士

中順大夫南京鴻臚寺卿觀吾史公名朝賓墓表

王樵

昔椒山楊公下獄時權奸摘其疏末援證二王一語以
為離間欲必致之死刑部尚書何鰲侍郎王學益皆姦

黨也爭以承風旨為事而其事屬山東司其時以員外郎署司事者觀吾史公也執不可曰繼盛何罪堂官知不可奪乃自為獄案以授之司坐以詐傳親王令旨法當棄市公乃書奏尾云楊繼盛語雖誤引心實無他惟望陛下憫其狂愚宥從遠遣以全好生之德疏上謫泰州判官及權臣事敗公始叙復擢南京大理寺丞鴻臚寺卿將大用而公已告終大宗伯袁安節公嘗銘其墓越若干年其子繼芳復求予言以表其墓道予與公不

惟同年相知其尊君商崖先生實嘗司訓金壇予得識
公于學舍先生嘗有夢云公宴觀吾公與予兄弟列坐
意蓋期予之兄而不謂丁未第進士予從公後果符先
生之言也噫予與公契分不薄矣其忍無言公諱朝賓
字應之觀吾其別號也自幼凝重商崖先生厭近時業
舉者學無本原不令外從師公與從弟朝宜朝富日相
講習公以深沉之思尤自謂獨以魯得之督學樸谿潘
公試公第一是年中鄉試第二年纔弱冠耳自後四蹶

春官自信益堅嘉靖丁未舉進士為本房第一廷試二甲第四授刑部主事坐獄事外謫時貽椒山書云賓爭此獄已辦一死所以不死者冀得出公於死耳公幸自愛椒山即書其後以答曰公心良苦吾與公訣矣天下事尚可為努力勿怠此觀吾公行履之概也吾於是而有感焉嘉靖初年皇威伸於上言路開於下一時上意所向初若難回及情見得罪誅罰立加最寵莫如張永嘉亦逐者屢矣惟中年慕長生事祠禱而嚴嵩以佞巧

承順得柄至十餘年攻之者衆矣惟椒山楊公列其十大罪中外竦動雖嵩亦自知無辭於誅以及於敗上英武卒誅之楊公之言蓋未嘗不行也人之知史公者或淺矣吾見其於天倫厚於內行謹平居訥訥若不能出辭而不可奪之節遇事乃見即其從容數言雖無救於楊公而楊公之蒙非其罪昭昭明甚謂其於正義有助乎非耶吾見世之談者動曰名節曰氣節夫節者視夫義之所在而已氣無所用名何有焉今之所謂節者氣

耶名耶他有所為耶

徵仕郎中書舍人餘山秦君墓誌銘

吳中行

士固有闇然修已澹乎不淄自足表見於世而邁會逢適
偶有竒節偉事赴人之困厄急於已而賴以存亡生死
為世所談說顧以一節一事名焉即當時頌功沒世頌
聲而或掩其生平嗟乎此人之侈言者乃士之所恥居
者也故予銘亡友秦君之墓而志感慨云秦君者所謂
敦倫扶義操行博物自足表見於世者哉君諱柱字汝

立為太守次山公之季子為太守鳳山先生之最幼孫
故自命曰餘山夙稟甚慧嗜學問雖生於殷盛乎絕無
紈綺習十七以明經補邑諸生文日有聲而體善病不
能就有司校藝貲而升上舍為南太學生游京東而坐
傾六館談稷下而立廢千人蓋不啻郭泰田邑之名矣
金吾帥太傅朱公與君為中表親未識面而心慕其權
力能推擇士素知君工文詞精於楷隸會詔選中書業
以君名上忽馳檄召拜官而君猶未知也中書稱內史

頗華重即厚賂奧援不易得而君徒以太傅公推擇得之初未嘗有所干請人艷羨以為遇合而君實不願也君雖列侍從而恥以他途小就更恥隨諸曹偶為囁嚅偃僂狀故公卿之賢者折節焉而貴游班行中多側目矣元輔新鄭公與君有先世誼而又重君材能相遇甚隆既公為次相中閤所傾擠單車就道邏卒緹騎四出籍送者姓名昔稱門牆士者一時避匿去而君獨送之至百里謂踪跡者曰語而主吾中書秦某也吾何忍而乃

為翟公客乎次相中間相結納勢焰甚張至矯旨奪情
之議起予與趙常熟上疏賈禍度不免於死則以身後
事屬君及受杖闕下即日編戶出都門外予時喘息微
矣數憤數甦邏卒緹騎更四出籍相從者姓名昔稱肺
腑交者一時避匿去而君獨僦舍挾豎藥起予血肉中
而生之謂踪跡者曰語而主吾中書秦某也吾何忍而
不為鄒正言友乎至是君固不可一朝居矣亡何遷君
為魯府審理本朝故事無中書遷王官者乃今自君始

除目下人莫不創見駭聞君則曰業已觸忌扞罔不詔
獄我而王官我幸矣即王官猶任籍耳彼修郤者寧遂
釋憾乎冰雪在途薪粲為絕又亡何果中以考功法坐
罷久之相死閹亦罪廢予與趙常熟蒙恩賜環日夜圖
所以伸理君者時阻力絀議且格也藉令君以官為重
則向者以予所屬為輕又藉令予能伸理君則今者必
能榮膺其身予復以忤世歸君竟以罷籍終益足明君
志而庶可以釋予之負乎君豪雋爽達洞徹底裡時露

鋒穎善持論議不漫為然諾其所交游心相知能以身
相許不則雖遇顯重義不受爾汝也內行更孝友純備
事父母養生送死竭情致禮及事伯仲兄尤怡怡敬愛
而門戶徭役以獨力支持于其間雖甚勞甚費無問彼
我凡受人之託而為謀之必忠必信至恃之為緩急則
慷慨捐其身以赴之常曰居恒相徵逐一旦臨小利害
乃反眼不一引手如韓昌黎所云者非夫也郡人蔣某
留絳帖於所未幾亡而子幼越二十年招其子歸之獲

厚值以濟其家浙人童某鬻書顧善詩母死家貧不能
葬君出室中釧易二十金貽之以襄其事邑人某素習
君君憫其沒而母衰婦嫠子在襁褓歲以粟帛周之子
成立乃已閩人林某雅慕君不遠數千里來歸君為館
舍衣食之久更賫發資斧乃返里中子某誣其族黨陷
於法不能自直君則訟言之於官事始白蓋其拯危扶
困排難解紛無所為而為者類如此君素無他好特好
客又好古金石圖史及法書名蹟購藏百千卷手自朱

墨校讐者半至搜獵裨官野史逸壁斷戟諸種種令侍
史繕寫摩削者半筆楮饕殮之費傾其貲不却而四方
賢豪客又未嘗不過君君接納不倦黽勉有無以餉僕
馬故聞日博聲日蔚起而產則坐是以日落至割膏腴
廢箸未足償逋責卒之日壁立而橐若洗今其孤鬻圖
史以營窀穸傷哉貧也亦足以概君之生平矣君為文
雅鬯中情款然自秘恒不以示人書法楷宗歐陽率更
草宗孫虔禮皆足傳世稱名家君生於嘉靖丙申六月

十六日卒於萬厯乙酉九月二十六日得年僅五十昔予丁丑事周旋患難惟君與朱君嘉得兩人耳君以失官得名而朱君則無咎故無譽朱君之生先君二歲而君之死後朱君一日予適以是時乘傳抵里皆得視其含歛而哭之嗟乎予捐生蹈不測必死不死君與朱君皆仁人履安處常又下壽耳不宜死俱死死生之際天乎其有意耶否也秦之先自淮海先生子湛倅常州因家武進十傳而至瑞五贅無錫遂占籍焉又五傳而至

霖霖生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謚端敏諱金
金生姚安守諱汴則君之父母曰楊恭人妻曰蔣孺人生
二男長延烝邑諸生娶顧氏太學生武陽君女次延赤幼
未聘五女一適禮科給事中吳君子桂芬邑諸生一適鄉
進士曹君子道孫太學生一適廣西布政司理問成君子
袞一字顧君子本曾殤一字禮部主客司主事華君子師
曾殤更字光祿寺署丞朱君子肇敞延烝奉蔣孺人之命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子于姚灣之新阡夫君之植於天者

長驅高步耿介凌厲之氣見於眉睫又博洽經史務湛淫
之思稍得學問之力故矯矯修其行於生平及其見義必
為隨遇輒發若飢食渴飲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要以內
足其志外不矜其能而已世以官為重遂以失官故為君
重而一節一事津津乎其言之也淺之乎知君矣知君者
莫若予予不銘而誰當銘者銘曰君起予生子銘君死疇
測其然靡憾於理義以利傷惟君所鄙名以事成惟君所
恥有涯者形不泯者志姚灣之阡曰歸於是考德徵賢千

秋有祀

萬騰霄墓誌銘

楊麒

正德初中官劉瑾用事以峻罰劫羣工而取其賄晨有
言賂弗暮入則殺身破家之禍隨之中外縉紳之士不
附瑾者輒中以危法至有不能保其骸骼於泉下者人
人重足莫敢言於是瑾之泉貨裒積如丘山而其力幾
足以搖宗社時吾鄉先達今方伯弋陽吳公克明守泉
州與其禍當罰米五百石吳公廉於官無可輸貸於人

罔有應者聞萬氏騰霄之富而告之萬慨然曰吾固知
吳公之為人也公遭難吾無愛其賄矣遂倒囊以五百
金貸之吳公之難以解越明年賣田宅器服計本出羔
羊之息來償納其本而返其息固強弗之受也由是萬
氏之義聞鄰邑鄉之顯者咸降勢以與之交益斂約弗
敢恣正德甲戌逆藩宸濠請護衛於朝大學士鵞湖費
公知其將藉此濟不軌之謀以毒鄉國而危朝廷也顯
言於朝而力阻之濠大恨以計去公公去位之三年嗾

仇家三姓之盜攻公之家殺其奴僕兄弟破室廬墳墓掠貨畜蕩然如洗時公從弟子章被執公傷其早孤無季昆殫力圖所以全之之計非重賄不可而公無所措其手騰霄聞之泣曰公胡為至此乎公不顧家以恤我鄉人吾安忍惜財以不為公計乎首倡出百金助貸里之好義者慕而應之遂出子章於豺窟之中其行大率類此嗟夫世變洶洶之秋生死休戚惟財乎是係小人習觀世變之機而知其勢之所重在於此也於是唯貨

力是矜是尚而尊崇之不知其他屠沽瑣瑣輩握羸貲以自雄攘臂捧腹傲睨乎闐闐之中而不知名器為何物往往乘人之急難以徼大利務益富而不恤人之困胷中生意蠹蝕於賄者畧盡至有藉餘力以快平生睚眦之讐苟可以行其胸臆者靡所不至若是者皆騰霄之罪人也君子挾財以為義小人挾財以滋悖若騰霄者不幾於君子矣乎騰霄之起家也得之於至艱當其少孤貧落魄而有機知前給舍玉湖王公見而竒之知

其不終困也貸重金資之貿易乃勞苦奔走經營運化蚤夜勤惕弗自寧數十年而致大富家成不忍獨享其厚則求族戚之弗植者給之量所能而處以商藝故騰霄之族戚鮮失所者夫得之至艱宜執之至怯執之至怯則由前所言者皆不可望之矣而騰霄所為卓然如此不亦異於人哉騰霄諱伯昇王父普同父友成母丁氏世上饒縣人娶李氏吳氏韓氏生子男二永鑑吳氏出永釗韓氏出女二長李氏出次韓氏出孫男一璋女

一終於嘉靖壬午夏五月初八日癸丑距生正統庚午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嘉靖三年甲申五月十四日戊寅葬上饒鄉之灘頭陂繫之以銘曰豐而資而何施王孫困食我其飯之世路險激我心不移恭以貴貴濟其嶮嶇粵稽古昔亦有為媿絮賈出荀漁叟逃胥豈曰徼利言有秉彛猗嗟騰霄其舉趯而子孫食報弗止厥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三十

名士

林石峯表

張岳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詢詢危疑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羣捽去下詔獄翌日

大理寺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為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餘歲稟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壬申杖於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下質夫兩臀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昇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卧瘡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

枕流涕累日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
視乃攜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
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
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明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
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
清修雅飭為鄉里善人而已非有卓然竒偉可動人耳
目者以故秉筆之士亦無從書而傳之以至於身名俱
沒若先生者余知之詳矣而能紀其行事僅止於此以

此而望信今傳後以亢先生於永久亦未知吾言之果能乎否也悲夫先生以嘉靖戊子十二月二十一日終享年五十有五娶王氏早卒繼娶吳氏相君子無違德子男四淡洵液涵女一適林春暉孫男二有極有樞墓在晉江縣三十二都石壁山之原北向其葬以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一日狀其行者先生門人張天衢銘曰學以為已仕不逢時吾銘其丘千載不夷

陳存齋墓碣

吳鼎

粵昔盛時名國萬家之城必有儒林世家傳其經術業
成而耆艾其考德淳風為世典刑所繫豈其微哉仁和
陳存齋先生歿四十年矣茲余特為表其墓云先生諱
良心字彥仁上世河南杞縣人宋有團練使者扈蹕寓
上虞其後轉徙於仁和曾祖振為元平江路學正避錢
鶴臯兵亂買田長興山中故先生為長興學弟子祖脩
明古田縣學教諭贈文林郎閩縣知縣考政南康知府
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妣鄒氏贈孺人繼妣張氏封太恭

人以季弟京兆尹良器貴故先生少業春秋經傳下帷
講誦務探其賾隱至不知日之蚤暮其精如此辭藻論
議踔厲恒詘其同舍生同舍生皆嚴憚先生出其下顧
謂掄魁發解如舉秋毫然典學使者考定率為選首應
補弟子正員食廩餼而先生毫不肯就推以與他生者
數矣年四十餘乃為胡提學榮勒令就廩然以屢舉屢
不第也蓋得游息於藝文諸經外傳歷代全史貫誦罕
有遺謬諸儒學士稽古質疑於先生先生為言某事出

某史某義某疏如是揆諸簡冊良然由是縉紳名卿大夫咸推先生博雅君子矣弘治改元先生年六十有一應貢上春官考定天下歲貢生先生為選首明年應順天府薦為春秋第二人時泉山林諭德瀚天下士也校其文曰淹貫經史對策尤竒蓋晚乃遇知己云明年分教江西之新城僅三載進丹陽縣學教諭先生素矜嚴若不可嚮邇至於為諸生授經授藝輒疊疊不倦相得甚驩諸生或禮餽先生先生受之不讓而諸生空乏輒

復賚予通有無均豐約師生如父子然嘗喟然嘆曰君子之所以異於凡庸者以其存心也吾顧吾名宜號我曰存齋由是學者咸稱存齋先生云竟卒於丹陽官舍時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先生年七十二反葬於故丘在錢塘甘溪之濱丹陽為祠於名宦焉先生年未四十喪其初妻張氏嘆曰丈夫大業未就奚復以家室為應薦之歲乃繼娶黃氏側室生子男一曰賓女一孫子三人炳燿煥孫女一先生平生狷介無隱好周宗族陳

族大以蕃子弟來遊者輒捐貲予之不吝益以書招羣子弟均予之貲曰以是為紙筆費且嘆曰世之貴人厭薄親戚干謁計利析秋毫乃厚藏自封以飾其車騎衣裘也悲夫竟先生卒無餘貲財潤其子孫至不能庇廬墓而先生有從子之子曰克昌為吏部郎念其先德為買石屬友人吳鼎表之吳子曰余為兒童時郡縣擇民子弟補學官諸生其父兄多不樂從至以故避去者今則比屋為子營入學斷斷惟恐後時矣人才果盛耶衰

耶昔之士非博習親師業成強立未可以蚤有譽者官則以名德自重雖卑官薄祿要亦有所施予不為紛華盛麗可喜之事人亦無健羨心士之難進也有以夫嗟乎後進束書不觀乃誕曰昔之人無才而談天雕龍少年立取高第稍仕輒攫厚貲營利便田宅揚揚閭里以驕淫相高其子弟爭相慕之由是黷序為市門肩相摩以入所期物在其中也嗚呼科第日崇人才日下過存齋先生之墓者益少警於斯文

董子壬墓銘 許相卿

於乎此董子壬甫之墓也董故饒於貲子壬生而穎異以志自雄猥視家殖夙然欲自別於富人兒喜振施慕賢達其所遊知皆海內知名士大夫子壬足不良於行嘗重繭三十舍東見楓山公其敦尚如此苟庸劣雖富貴人奴視之加詬訕焉人咸咎其迂妄子壬弗為變獨時時好讀書世所傳書無不窺尤好先秦古書卑魏晉以下不足學時經義程文行天下子壬居校中一簡不

蓄也比舍生間示之子壬誦不一再行則大笑棄去曰
淺之乎兒侮聖訓壯夫羞稱焉有司課試得子壬文誦
不一再行則大笑棄去曰怪哉將安所寘是子壬用是
連試輒絀弘治中以薦應敷陳王道科伏闕獻萬言論
政治得失天子異之下禮部試會要路人子壬故奴視
者阻之罷歸子壬自顧生世弗諧愈益放誕為無顧忌
大言廣際天地幽極鬼神遠邇皇王近逮古今名達罔
不評刺人聞而迂之知者悼其幽憤也或發之詩大篇

短章多奧雅可誦然家日落其好施日甚錢粟在前來
求者色辭為可憐狀聽持去持去盡則又破產以施若
不知有然其子力諍之自若也其父痛懲之自若也既
又大苦之子壬終自若以至喪明乃後已尸居齷食守
黑閃光歿齒無怨言第言我固當爾佛氏所謂業障豈
適今日事耶因號聽光大師三年而卒卒時年六十子
壬諱淞其先汴人始祖武功大夫諱健南渡居越之新
昌三世祖諱潮遷海鹽之澉浦八世祖諱鎮遷海寧之

錢山家焉祖慧父謙母陳氏配祝氏子男三觀醫學正科升後其弟涓季益女二長妻浙江都指揮楊輅子和幼妻同里周玠孫男三女二子壬卒以正德戊寅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以辛巳正月八日所輯聖學全書真儒蓋語紫陽正脉若干卷藏於家予聞子壬客京師倦遊困甚或勸之幸途媒進取者子壬詩謝之曰我有腹中書不辦頭上帽浮雲自去來難應鴻都詔衆以為迂於戲其迂也祇迂於時匪迂於道也哉銘曰形易用兮至人事

嗟聽光兮謾自戲存弗眠兮歿而視天夢夢兮終古閱
內斯文兮誌子瘞光斤斤兮燭九地踰踔來兮閱爾世

陶子沾墓誌銘

薛應旂

陶子生三十九年而卒卒十有一年而葬葬之先一月
其遺孤棟泣請於薛子銘其墓薛子沾友也感愴泣
然因書以歸俾刻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觀
之古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附青雲而顯當世聲施後
世者不知凡幾其卓犖竒偉命世出倫者顧坎壈終身

名湮滅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長身玉立氣性豁達
甫弱冠即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嘗對鏡自言曰以若
人而僅為近代人物非夫也邑里儕輩遂目曰陶痴陶痴
云乃子沾則實不安於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禔褐
衡茅啜粟飲水陶如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咸
汎濫出入及發為文章則又勁切工緻無蕪辭長語初
游郡學有召之者弗往選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弗
私謁也既舉應天鄉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門

自樂飲酒歌詩形影相答人以事干輒謝餽遺之弗受
儕輩乃始曰陶子其果為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悟
本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子
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淺乎知之况寰海士人未
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沾委骨原野蕭然一
丘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謂有幸不幸者非
耶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橫玉而集百詬以死者則
亦有間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游者稱為樸

菴先生世為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於橫山徙於郡城
運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莊村曾祖某祖勗任寧海州
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於弘
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屬
續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為長別母
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際
整暇若此此不可以觀哉所著有近思續錄古本孝經
解樸菴稿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子男一即棟聘吳氏

女一適謝某君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今
為縣學生漸有成立遂卜地於白鶴溪之原以葬君君
其有後矣乎葬之日為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曰
玉毀於璞孰為圭璋金淪於礦孰為干將孰云可遏終
不可藏還諸造物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將與
地久而天長

中山先生墓誌銘

許應元

嘉靖戊午三月八日中山先生張伯生卒應元與廣平

太守翁相長卿走會哭治凡斂事明日浙江右布政使
希齋陳公來弔復會哭陳公推俸為葬具就唁其孤經
紀本業之既廣平曰嗚呼伯生已矣不可使無聞於來
世乃狀其行而使應元銘之狀曰伯生之先本姓馮氏
趙之君子館人宋建炎初武功大夫寶南徙吳興其子
忠翊郎安國仕台州死葬臨海因為臨海人曾祖拱杓
再徙錢塘仕為豐城主簿生子存璘存璘生子鎮仕為
福清訓導遷高安教諭教諭公娶吳氏實生先生諱乾

元字伯生伯生常曰我中山人也學士因稱之曰中山先生云始教諭公五歲而孤父之友婿張瑀者撫以為子以是從其姓伯生時時語其友予為張氏立後乃復吾姓竟未復以死伯生負竒誕節好為俶儻非常畫策學無所不窺然要以建功立事為用說經亦往往以後世事為解覽往籍稱引事成敗若與其人對語也與人論學疾高華曰卑之吾欲使食其實吾知賈誼陸贄也道榛蕪久吾力而闢之家世為舉子學顧指為小技而

自雄其才欲以所獨得者括取祿位曰使我由此負任
當世事吾安用此軀為藉第令不施於事猶當以言死
不能呶訾嚙吮沉浮取兒女子寵也憤疾邪枉時時好
出位言天下大事又喜談兵島夷難作當事者與縉紳
先生圖戰守計未嘗不在其間所指畫有足發憤憤然
無能用之者生平舍己所事事赴人之急嘗葬友人三
喪損服食行質貸棺斂族姻之貧而死者行之終其身
不變少時從先公游閩中以是與希齋公相友厚善及

公來為郡守又數年為布政使交禮如一日公不以已貴有所加於伯生伯生亦不以貧賤故非禮有謁於公士以此兩賢之初先公既歿無長業伯生徒步入台山中收集逋負買田百畝有兩異母弟皆授以事無何仲喪其貲病死田廬無幾矣伯生固大度士不能別治生寔甚太息曰嘻士貧而餓死職也寧當使老稚轉委溝壑乎於是從友生先貴者相周旋有規無從主人周之則曰吾所得受也且以免諸人死嗚呼斯亦曩時高

陽狂生街亭卒之儔非耶士固有多自奉而同產一不
得入其門夫以伯生之貧而恤其亡弟生姊收其孤嫠
四三人三十年不倦如何哉如何哉為文敏疾多奇所
著無事公傳毛穎問荅等篇數千言古詩文數百篇瓌
怪宏放類其為人然終困一第丁巳秋始貢於有司而
病不可作矣生於弘治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
有一妻陳氏生子男三靖翌端廣平之辭云爾初應元
與伯生長卿及仲凱舜佐邵楸良用講業吳山之陽五

人者志相得也伯生常以為苟皆得効用願有以淬厲
著白於世不望相推轂取高位方是時伯生氣銳甚遇
流俗人不能忍視中有所觸常終夕咄咄不寐起燃兩
炬光向晨髮三十餘盡白矣其後予為秦州伯生寓書於
予高自閔悼辭旨橫決且曰兄弟三人有田五十畝均
之則三人饑捐之則二人飽一人饑不如捐之於是并
宅一區盡以與兩弟獨跳身出夫婦僦斗室以居予為
戲語寄之曰世事何煩雪滿顛憐君三十氣無前肘邊

金印何時掛郭外今無負郭田蓋伯生常自許有縱橫
才用且曰吾雖儒衣冠乎然吾節俠也其後仲子貢未
上春官卒翁子邵子同舉進士為郎出典郡方州之造
二子果皆有聞可傳後如伯生指獨余最不肖濫於末
行而伯生終窮以死悲夫銘曰使驥捕鼠笑於狴狸干
將以綴履曾不若彼纖錐壯夫有懷曠世與期營彼秉
庾為孺子唾為壁毀喜兮與珉完鄙兮等斂於斯氣獨
上指兮

草 德 山
草 德 山

--	--	--	--	--	--	--	--

3
2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至
六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臣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璫

謄錄監生臣施銑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三十一

名士

郭半山墓銘

王維楨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於家
其子曰岱者走价京師以書泣告曰嗟吾父竟坐前疾
不起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壻王太史連呼

曰致意致意泣應乃瞑予手書驚迷戰栗書失墮地
拾復讀則大哭已為位再三哭曰鄉楨之北也即其帷
與公別公疾且稱已何謂其至是也痛哉痛哉公兄弟
二人稱鳳谷公者兄弟也弘治中督學遼菴楊公試華
州士公及兄咸躋高等遼菴公極嘆之稱曰今二俊乃
何遜東氏子東氏者指副使葵軒翁之子今顯者四公
時為士有聞望也然郭氏母實葵軒同母弟葵軒之子
若車駕公都運公御史公刑部公斯四公者皆呼郭氏

為兄弟校業相上下然四公早達二俊乃愈益發憤增
修有試輒冠其曹至大比則數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為
滑縣丞公丞安陽當其時與谷氏齊稱俊者又有管白
泉氏後亦以阨塞為瀘州學官里人語曰無為嶽嶽盍
觀管郭言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於太學也諸海
內才蘊之士無慮數百公與游皆輒敬服之久之司成
趙公聞遣子來從曰郭生關中才也從之當益其雄在
安陽六年丞歷於令不專制大施所司皆米鹽細務一

至輒了乃日為嘯咏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又為教
民謠數十章咸劇文從質令易曉安陽人崔後渠先生
者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每賞之公既高
自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鄉里後生故常尊禮公今為下
吏勢絕公以舊遇之少謹畏容竟以是中傷之遂致仕
歸歸之十年為嘉靖丁未卒公諱從禮字以行本蒲城
人曾祖瑄以棲霞丞歸過華州樂其勝著土遂為華州
人瑄子璽璽二子長曰經聞喜主簿次曰絃驛丞驛丞

二子長從義號鳳谷為滑縣丞者也次則公滑縣二子
山為寶慶通判岳為太學生公一子即岱書顏體有名
籍禮部儒士而又有岫者為江都主簿於公為從子郭
氏蓋世有衣冠云公三女楨娶者季長嫁生員魏自修
魏父知縣次嫁生員東夏夏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
朱氏出朱氏為岱娶知縣李公傑女傑女賢岱有三子
祐之祐之一尚在抱郭氏雖世祿祿入隨費亡為子孫立
業故官罷輒窘自公謝歸而管白泉氏者亦從瀘還二

人者倡里中長老約為酒會旬六七舉不舉日公宴於
家岱及孫為勸觴間逆諸女為具食用客禮接之因遂
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訢訢如也恢恢如也人與
居多親愛之亦每急人之難不言人之過其甥故代州
太守楊南涯氏取溫厚坦曠四字狀公德信哉疾比卒
里中弔問者履接於戶公生成化九年五月六日距卒
年七十有五即用卒年十月某日塋窆在滑縣公右楨
既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遂銘曰矯矯郭公兮噫位卑

才崇兮噫傑者固窮兮噫此屋藿蓬兮彼棟隆隆兮噫

張唯忠墓銘

顧璘

張君唯忠諱翌本姑蘓長洲人也洪武初易置海內編戶徙其先世於上元遂為京師人君以上四世皆善人不顯父諱晟倜儻有風誼嘗憤憤思大其家謂儒者取青紫在詩書非真天人也吾老矣責在兒輩乃大購古書藏於家君性沈遠知父志力修學業能讀歷代史記及國朝典故居常非定省及父召不逾戶限或出過里

人不識為張氏子也家本在市凡俚語玩劇一切不通
曉每對客自尋奧義謾不知客語云何唯唯而已人多
以為癡常從司勳陳宗之受尚書弘治甲子以應天儒
學弟子員中鄉試再上禮部不遇其勤學在館如家在
舟如館不奪於可欲及家家人問京國事與所過城邑
皆不知也試事大理日取獄案勘詳輕重曰用世貴知
律否則腐學究耳其學雖天文地理星卜草木之書無
不涉獵非以干祿為也今年夏夢神語曰金公請作調

覺而愀然曰金秋氣也調與弔同音秋人將弔我也一日往別墅有自城中來者曰某坊火君曰吾里也恐燬吾萬卷急馳馬歸馬羸多頓遂得疾竟以九月六日卒生纔二十七年而已嘗補蘓伯修名臣事畧缺遺纂定元名臣言行錄四卷又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為一編曰臨奠錄示大臣宜厚也夫六籍道衰學者率汨意於利祿自子夏高弟且日出見紛華盛麗而喜況下者乎唯忠五歲露芒穎太常陳公師召呼為德美而不名七

歲屬對過人十三知讀書二十二舉鄉進士世所嘗言
聰明者易流而君恂恂謹愿如此豈所謂篤信好學者
非耶惜乎未見其止也母周氏前母羅氏配鄭氏與君
居年久耳熟文義至能屬辭男曰鶴齡女曰淑賢皆幼
君疾革遺言屬執友陳魯南為狀十月某日將葬君於
建業鄉張家山之原其弟翹持狀來請銘銘曰顏氏好
學以天終也噫茲有同志天復同也噫豈曰斯道不可
宗也噫天乎天乎莫得而窮也噫

余山人墓誌

董份

史董氏曰才難之稱自昔以來久矣予睹傳記詭時自
放之士肆志佚行大雅所不述而紀冊載之達者誦焉
蓋其才亦有奇也予獨傷世慕榮顯而忽簡傲喜常蹈
而惡殊軌故齷齪者進跣跣者退彼俶儻負俗者生不
得籍死不得誅而豐爵厚植之家力能附名公先生振
揚其先以施於後而名公先生亦往往假借於文辭傳
益其事以為重故富貴之家仁義存而貧賤之士名行

晦予竊嘆之乃予於余山人有足悲者即使山人與世之勲德馴行之士自較其長短予知其不同日而語矣比之庸庸浮沉里巷藉著親負纖鄙而有所託以施後者此其人何如哉予故稍撰叙其事毋令其蒙晦沒而不著焉山人字濟之始自稱月山後乃稱華陽山人然月山之稱行於世吳越間自士人以至氓隸皆知有余月山氏者其先餘姚人後徙海鹽至山人徙潯溪潯溪為烏程大里多士人雍容好辭賦山人喜遊之賃舍其

南里居焉性敏辨善記問少嘗從所親間詣郡吏乞部使者所下狀郡吏重有難色約以重賂吏乃持牒手示之山人方一舉目因躡所親曰第出出而覆其辭所親復以核吏不遺一事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山人覆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人益覆不遺當其舉時旁顧諧笑雜以酬答若不經意者人以是稱服居常能日誦數千言然山人亦自恃其博其於書不暇深也讀書不肯為舉子業專為歌詩皆

取立就常從人呼韻韻畢句成能輒至數十篇皆亮節
逸響慷慨超絕見者稱善而山人酣頽叫謹亦若不經
意者人以是愈稱服然山人亦自恃其捷其於詩不暇
深也好大言盛自詡獎徧易其坐中人坐中知其多端
有口輒交務相折而山人詼諧百出莫能窮者坐中皆
靡其遇富貴人愈益甚富貴人聞其才有欲振其貧者
見之皆否終其身竟困然其所屈服如茅勳部蔡歸德
則又從少年識之傾身抑下此又異也家貧嗜酒喜六

博常治小舟繫所居畔每所遊吳越間好事者贈之滿舟即還多畜酒饌遇過從者醉飽歌呼誇羨所有數見擊鮮不自知貧也或時召博家一擲而盡則又泛空舟出遊而返返復如初人或規之以子之材稍自損抑何落魄至是且不及此事稍以贈遺漸斂羸省一買田舍為後日計乎山人乃嘆曰吾非不知顧不能邑邑從人間選奕求活吾願適意以樂吾貧耳取死之日千金與虛篋等也吾又何後日之計乃益縱酒博然山人其後

亦賴勲部諸子居田數畝屋數椽吳江某地之上遂卒於此勲部厚賻之移書告歸德及予經營其後事會勲部謫廣平郡而予北上夜遇於清河屬予志余山人既而廣平轉南駕部予乃寄錢為山人買墓地寄志以告山人嗟乎如山人之才予志之使人知貧賤而有奇者不至晦沒又惜山人不重慎其材而放達以死也山人死某年某月日年若干父某母某氏繼妻某氏子某女嫁紀某某年月日葬某地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三十二

忠義

孫炎墓銘

宋 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

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詩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

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
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
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
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
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
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
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
之聽其自辟任君足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狼

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跣階下
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則必為虀
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
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
屬縣徧諭之因是投兵來降者相繼於門數月皆化為
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
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歸為農有所警發馳
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

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

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答遂巡就見君
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劉君乃
深嘆服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
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
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兵亦應之君無援
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
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
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

天飲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
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
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
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
三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金陵南
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上即帝位念
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
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

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
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為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
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
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元季政亂盜若
蝨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輔之惟羣
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
鋪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別罪
功括蒼告降內猶誼詔君持節總兵戎足馬三矢韋一

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羣寇噤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燧
烽火宣檄告悛頑克敢有弗悛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
農生民有如魚脫罟拔諸水火哺殮饗克徒內蝕據崇
墉乘其不備襲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
蟲仰天叱月月為東義不負國徇以躬游魂上天化白
虹下壓賊營賊眼矇大軍四來若雷春析骸解項殲彘
縱死事上聞帝哀恫贈官復戶頒爵封生氣凜然薄蒼
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嗇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

公死而無聞鬼猶懜取彼棄此孰織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王珪死事本末

劉楚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為行販往淮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已先降賊官屬解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

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竒之署參軍事俾復
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寇日滋而右丞所總兵遲疑不
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
怒曰若書生寧能戰乎吾令若率先鋒得毋怯乎君曰
誠得效分寸死不憾即受命領驍勇以前不數日連破
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兵
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已陷衆皆潰君獨與麾下數百
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

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即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塹植柵令老弱運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折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益振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為不義屈趣出戰果為賊所敗君與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叅軍爾

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征逆賊不幸勢窮為賊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剗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格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質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親見之其言宜可信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逸歸時為鄉人道其事云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泰定丁卯間余侍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體幹魁偉冠帶翼然執禮

甲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鞠踞從傍請益時
翁年已七十餘為之色笑辨說疊疊傾竭至日晏猶不
退時余年尚幼亦不知其所謂何者也比稍長知就學
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
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叙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
如掌股間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游淮漢間聲名籍甚
余讀書山中追思為童子相見時事為之惘然後過武
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憾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

應山令魏進入京師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
後聞以薦者為應山校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
或有所不屑為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
諱言兵久矣珪以一介書生負竒氣常易視天下事至
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感不勝憤憤赤手奮窮旅中邂
逅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
酌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
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為犄角

則成敗槩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
怠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日之素與
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邂逅於顛沛之頃卒
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所感切而安於撫循
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者不察至事債勢去
始扼腕撫髀謂天下無義士至詆儒為不知兵豈其然
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為通家請書其事義不得辭
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三十三

忠義

崇德李君墓誌銘

舒芬

崇德死予瘡甚不能走哭哭於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
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德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
下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不

能與斂事徵蔣虞中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警道東巡視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徑浙江浮漢沔經大河喬嶽且遍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大臣多從吏之子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率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效三子遂于是夕在

吾寓連疏入且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疏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等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拳工部林以乘

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拳跪五日復有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奸無所容益謀蔽惑命禮部示禁一槩言事者通政司遂不受疏又有貢諛參劾各屬為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杖三十為首調外任餘罰俸六箇月四

月十六日巳卯是夕月食命黃鞏等六人午門前俱去
衣杖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
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
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
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範劉平甫李德卿
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
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為
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

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畢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至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辯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

果然人將服我知人也子視我真知己耶是同年相知
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
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日死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予
南竄限又急以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
來曰崇德之知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奚辭崇
德諱紹賢李姓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眙曾祖宗
祖華父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
德系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年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

羣凡兒及冠有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於族豈弟稱於鄉義理稱於友文章稱於主司幹局稱於觀政予不暇詳姑以其同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為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何如耶授行人月餘齋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闕勢焰熏炙率吏視州衛職官茲偃然席班

首君立詔左從容令去其席撝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析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銘曰孰不有生貴踐其形孰不有死貴全其體汝形之踐道通常變汝體之全未喪其元忠犯人主鼓茲進旅

禮服闋人嚙伏不狎汝沒汝寧汝墓我銘汝後有立有
需秩及

孫少卿墓表

崔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畧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
章集省臺議畧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壘毅而多
知可使遂檄壘住城畧陽扶風君既至畧陽將下令順
恥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
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

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拔佩刀斫坐杌曰敢言亡者如杌乃盡出城中弓矢及令士賈輿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氈披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蕩爾蓄爾寧勿傷心義生

勇勇則無敵曰凡吾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
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扇傳命
斷者刑舟人為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閱
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
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
木案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
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齧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
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

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亟順大寤與簿謀取
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之多
髻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
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廕子紹卿
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忤心慘於
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
待辨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
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寇中域桃源盜寇江西邊境

數擾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
初棗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為令段豸也朝
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廕子為錦衣百戶世
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
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
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
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
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

七其兄璿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招
魂葬於代州東門外

詹君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
至東西華門闔者伏馬前諫不可為回轡者屢矣丁丑
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洶洶
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
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為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

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邇京師祖宗時常臨幸上一出
即洶洶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
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
逆械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蠱上南幸傳者謂濠將
以輕舟伏甲卒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
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
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寺
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褫繼上疏者衣冠

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於獄中越五日又杖於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詹君敬之與焉敬之為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髯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鬚抵掌明於丹青其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間其死尤為之痛悼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即羣伏闕死諫頗為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勲戚重臣往鞠之濠遂發兵反上震怒召大

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逆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為變豈可遽弭哉今上即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十六年祖宗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事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

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嬖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
公舍一死以諫人心蓋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喻
若敬之之死所謂繫天下安危成敗非耶敬之死時年
四十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
不死為經紀其喪主事君今為浙江左布政而敬之所
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署丞謂余與敬之同官
又同事知其狀最詳以墓道之表見屬嗚呼敬之生平
為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敬之

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故特為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一